

“小联合国”女秘书长

李 动



11.接到报警电话立刻赶到了小区
此后,为了赔偿多少引起了纠纷。清洁工狮子大开口:“第一要求杀了这条咬人的狗,第二需赔偿七万元。”日本妇女惊讶地问:“凭啥?”清洁工掰着手指算道:“我问过了狂犬病的潜伏期是 20 年,不知何时会发病。”
双方找到了陈晶,请她断案。经过了解,日本人办事认真,养狗是办过证的。日本妇女同意赔偿,但认为清洁工要求太离谱。经过两次协商,意见悬殊太大,双方都不让步。陈晶耐心地进行了第三次调解。她根据双方的意见,对清洁工进行劝说:“对方不是不愿意赔偿,而是认为你要求太高。我算了一下 5000 元差不多,你看怎样?”最后,清洁工同意了。陈晶又与日本妇女单独交流:“你的牧羊犬虽然有证,但城市是不允许私养大型犬的,你出来遛狗也应拴条绳子。你也有过错,现在通过反复做工作,对方提出赔偿 5000 元,我看是合理的。”最终以 3500 元“成交”。
来自英国和法国的两个小伙子,合租了一套二室一厅的房子。两个月后,房东上门取房租时,他们却拒绝支付。英国小年轻先说:“外面的噪声太大,我们晚上无法休息,所以我们拒绝付款。”边上的法国小伙子附和说:“是的,我们受不了这里的环境,我们要搬走。”房东说:“你们可以提前搬走,我也不收取你们的违约金,但是你们住了两个月的房租是一定要交的。”但是两个看上去很绅士的小伙子就是不愿交房租,彼此争吵了起来,房东无奈打了 110 报警电话。陈晶接到报警电话立刻赶到了小区,她听完双方的陈述后,将他们一起带到了派出所。
陈晶对两位外国小伙子说:“你们感到噪音大,一发现就可以找房东交涉,现在你们已经住了两个月再提出拒付房款,我看是没有道理的。”那位法国小伙子开始耍赖,双手一伸说:“我们没钱,把我们抓走吧。”
中国房东不满地说:“不付钱你们别想

走,我要到法院告你们。”
那位帅气的英国金发小伙子掏出皮夹对陈晶说:“你看,里面只有 10 几张纸币,真的没钱。”漂亮的法国小伙子却愣头愣脑地说:“我要找律师。”英国小伙则声称:“我要找英国领事馆寻求保护。”陈晶没有被他们咄咄逼人的攻势所吓住,她理直气壮地说:“好的,我来帮你们打电话。”陈晶马上查到了英国领事馆的电话,将自己的手机递给英国小伙,说:“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。”英国小伙子见过去一用就灵的杀手锏,在这位女警察面前失灵了,马上改口说:“这样只是太麻烦了。”
陈晶对他们说:“请出示护照。”英国小伙子说:“没带,在办公室里。”陈晶说:“我现在就陪你们去办公室取,请问,你们住在这里到派出所登记了没有?”英国小伙子说:“没有。”陈晶果断地说:“每人处罚 200 元。”法国小伙问:“有无法律依据?”陈晶取出法律条款。他俩面面相觑,最后用法语商量了一阵,同意马上去借钱,保证明天付房款。
第二天早晨,英国领事馆真的来电话了,对方礼貌地问:“陈警官,你处罚了查理 200 元,有这件事吗?”陈晶说:“确有其事。”对方又问:“为什么?”陈晶解释说:“因为他违反了中国的法律,住宿在我负责的社区没有登记,我依法作了处理。”对方客气地说:“望你对本国公民多加关照。”陈晶将英国小伙租房不付款耍赖的事说了一遍,又对他们没有登记被处罚的事解释了一下,对方最后说:“我清楚了,是查理不对,我会教育本国公民遵守贵国法律的。”下午,他俩便乖乖地来到派出所付了租金,并交了罚款。
有一次,陈晶发现一对新来的南非夫妇住进了 2 号楼的三室二厅,便上门检查了他们的护照,发现他们在上海没有工作,又是短期签证,一般短期签证没有必要租借公寓房,职业的敏感使她感到蹊跷,他便给房东打电话。房东接到电话后却反问:“我租借房子与你有什么关系?”陈晶提醒他:“我感到这对夫妇有点蹊跷,你应该多留个心眼。”房东不耐烦地挂了电话。半年后,房东突然主动打电话给陈晶,他在电话里报警说:“我家里的东西被那两个外国人偷走了,麻烦你过来看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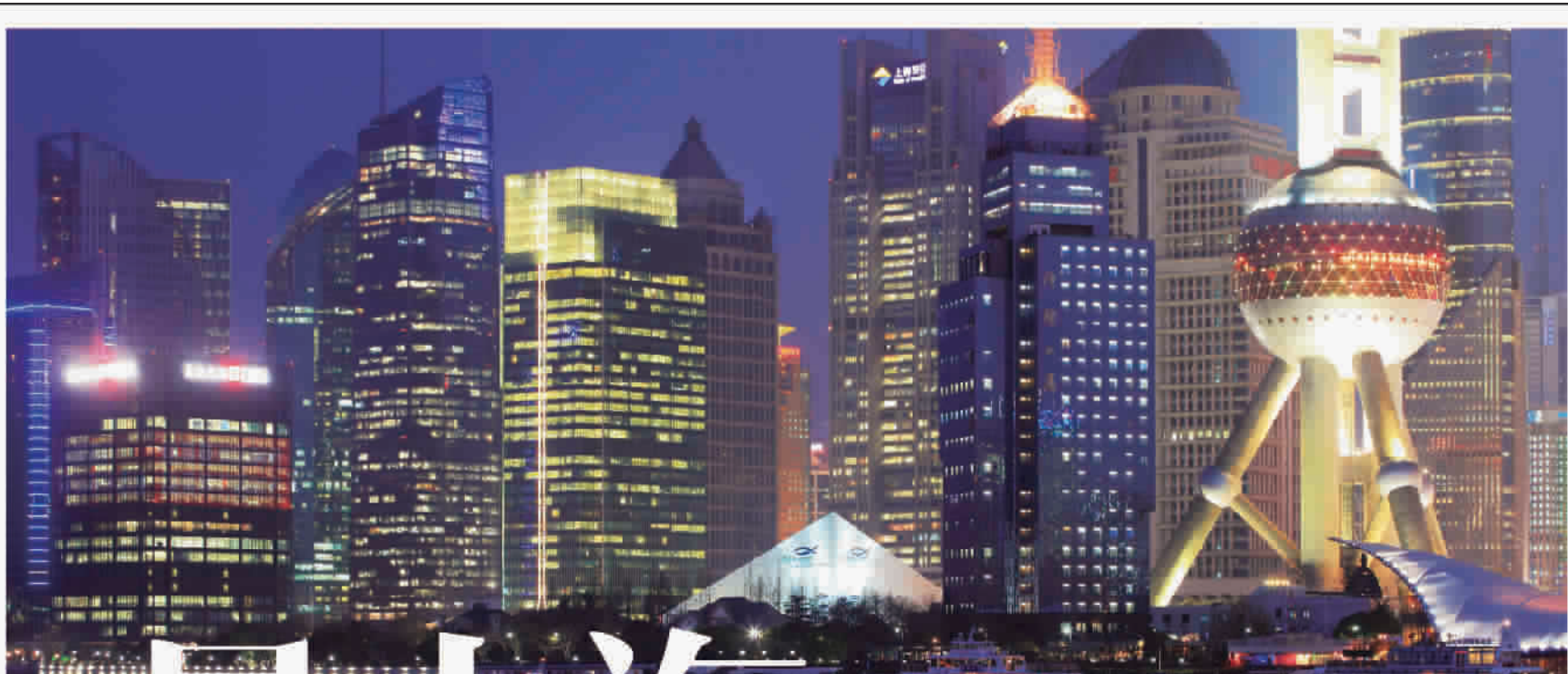
22.一项重要决定
市委梁副书记是天仓县出去的,在这里当过一把手,对天仓县情况十分熟悉。他说:“看来姜骏涛这个案件,短时间内处理不完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案件,现在谁也说不清楚。但是,媒体触角已被触动,你们想,一个县委副书记突然卧轨自杀,这事本身有着多大的新闻性!记者们要求采访,完全可以理解。现在和过去不一样,新闻封锁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。媒体采访权和民众知情权,这是两个很敏感的东西,弄不好我们会很被动。这是周边地区许多突发事件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。我看,县里当务之急是要抓紧成立两个工作组,一个是专案调查组,一个新闻工作组。”
县委书记吴一坤说:“梁书记的指示太及时太重要了,我们必须马上落实。我的意见,专案调查组由县纪委和县公安局为主组成,祁大潭同志牵头,陈家梁同志任副组长;新闻工作组由县委办和新闻办为主,我牵头任组长,魏御国同志任副组长。伍诗中同志来了吗?”伍诗中从会议室角落里站起来,说:“我在。”
吴一坤问:“你们新闻科有个负责人是不是叫钟雨清?”伍诗中说:“是。”吴一坤说:“我看这人可以,脑子清楚,有思路,懂政策,在新闻方面应付这样的突发事件,应该有些办法。听说他跟媒体关系也不错,本人形象也比较清爽,我看可以让他担任新闻发言人。”
伍诗中看了一眼魏御国,发现魏御国嘴角下垂、两眉紧锁,脸色不怎么好看,就回吴一坤道:“吴书记,钟雨清担任新闻发言人,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。只是……”吴一坤说:“只是什么?”伍诗中说:“只是他这次体检情况不太好,县中心医院跟我们班子透露,钟雨清可能患上了白血病;钟雨清本人的情绪,这两天也比较低落。”
会议室一时毕静,市委梁副书记啧了声,摇了摇头。吴一坤就对魏御国和伍诗中说:“怎么搞的么,这大院今年乱子就是多!”
梁副书记咳一声,严肃地说:“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事情,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?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十分重要,我们对案件怎么处理,

对姜副书记怎么评价,整个调查工作进展怎么样,都要通过他来对外发布;全县的舆论,省市的舆论,都与这个新闻发布有很大关系。可以说,新闻发言人是我们掌握正确舆论导向的代表,事件能否顺利处理有一半因素在他身上。所以这个人物一定要选好。除了钟雨清外,还有其他人选吗?”
伍诗中面有难色,把眼光投向魏御国;魏御国手里转着一支笔,依然沉默不言。县长祁大潭说:“我们县府办的主任罗金字,也是个笔杆子,头脑也比较灵活,政策水平也可以,你们看他当新闻发言人可以吗?”
魏御国眉毛突然一跳,眼光立刻变得紧张、警觉起来。伍诗中觉察到这一变化,估摸祁县长的话对魏御国产生了不小的刺激。新闻科毕竟是魏御国手下的部门啊,祁大潭提出由县府办罗金字来担任新闻发言人,对魏御国来说显然是一声公开叫板,这样的挑战,不可能不引起他的反应。
魏御国说:“罗金字这年轻同志我了解,文字不错,反应也很快,只是资格嫩点、人也毛糙点,与媒体打交道也不多。我看啊,这新闻发言人除了钟雨清之外,一时倒还真选不出合适的人来。”
吴一坤沉吟一下,又问伍诗中:“钟雨清的白血病确诊了没有?”伍诗中说:“正在复查,结果还没出来。”吴一坤说:“如果已确诊白血病,我们再让他带病工作,那是不近人情;可现在情况不是这样,而县里的突发事件又需要他走到第一线来,我看你们要敢于做他的工作,让他在这一刻挺身而出。养兵千日,用在一时,梁副书记您看是不是这个理?”
市委梁副书记冷峻地点了点头。
伍诗中还想说什么,魏御国突然转过身,严厉地说:“不要再说了!”伍诗中一震,一屁股坐了下去。
魏御国合上笔记本,口气很坚定地对省市领导说:“我们回去就做钟雨清的工作,保证梁书记和吴书记指示很快落实。上级决定我们坚决执行,这没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。”
会议结束后,魏御国招呼伍诗中再留几分钟,说:“钟雨清出任新闻发言人,你看会有什么问题吗?”

雪从一九七零年下起

彭瑞高





最上海

新民晚报，日发行量103万份，家庭订阅80万份，占上海报纸发行总量50%